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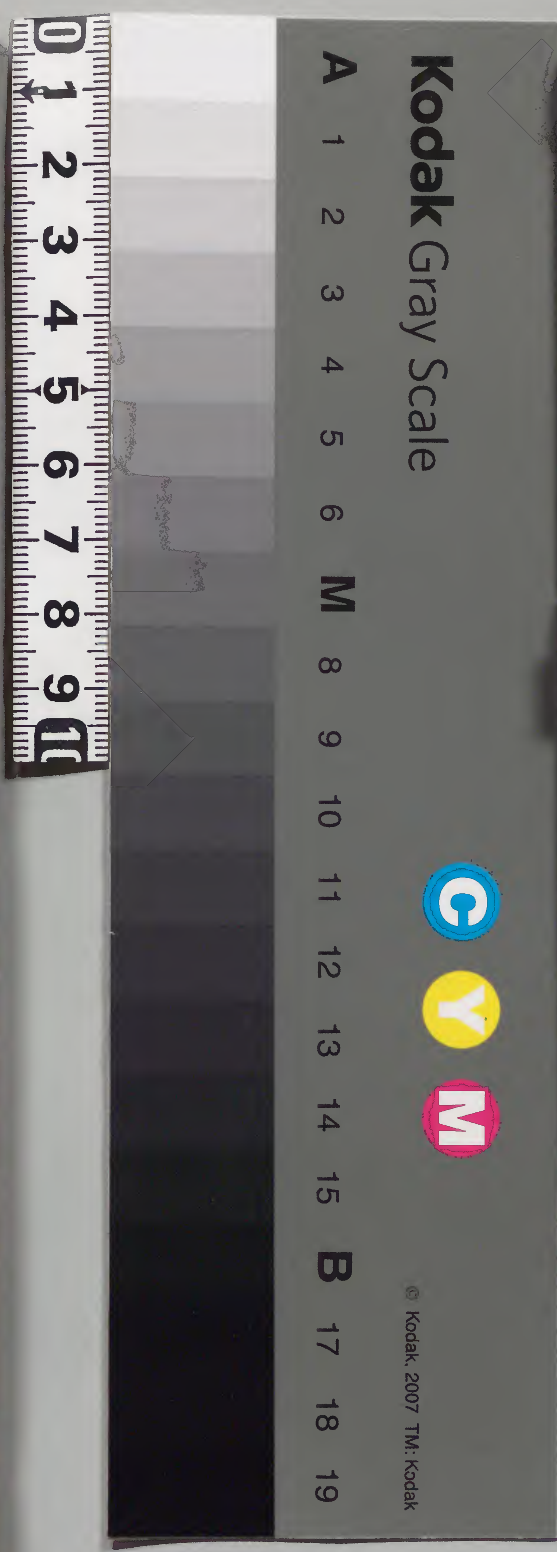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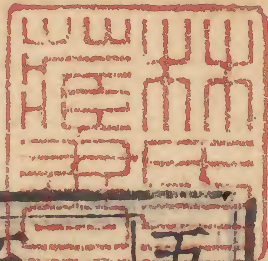
七

二	一	一	一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一	一	漢
〇	〇	〇	書
函	冊	號	類
一	二	一	
七	〇	八	
來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8
冊數	20 (7)
函號	310 130





五燈會元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天皇道悟禪師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龍潭崇信禪師

青原下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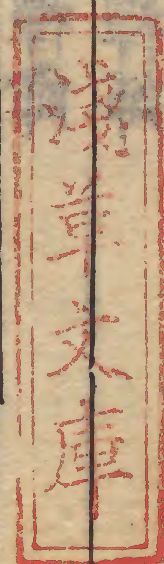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巖頭全齋禪師



泐潭寶峯和尚

雪峯義存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瑞巖師彥禪師

羅山道閑禪師

聖壽院巖禪師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長慶慧稜禪師

鼓山神晏國師

翠巖令參禪師

報恩懷岳禪師

瑞龍慧恭禪師

高亭簡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香溪從範禪師

靈巖慧宗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保福從展禪師

龍華靈照禪師

鏡清道忞禪師

安國弘瑫禪師

語具別卷

睡龍道溥禪師

大普玄通禪師

鵝湖智孚禪師

隆壽紹卿禪師

永福從弇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洞巖可休禪師

龍井山通禪師

南禪契璠禪師

福清玄訥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福州永泰和尚

建州夢筆和尚

金輪可觀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化度師郁禪師

仙宗行瑫禪師

雲蓋歸本禪師

洛京南院和尚

法海行周禪師

龍興宗靖禪師

越山師鼎禪師

南臺院仁禪師

大錢從襲禪師

和龍守訥禪師

極樂元巖禪師

芙蓉如體禪師

憇鶴山和尚

大瀉山棲禪師

潮山延宗禪師

普通普明禪師

雙泉山末禪師即梁家庵主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白兆志圓禪師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

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入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虚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荆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輿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入其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

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着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左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

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

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

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云道問話者三十棒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德山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鎊鋤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甚法眼別云汝向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

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後如何慶云展闊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各言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着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義斷看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

驢糞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未然。有眼僧。譬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匙。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眾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參師問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兀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參。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為友。自杭州

大慈山遷迤造千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
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執坐具上
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叅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
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
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叅德山方跨
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
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擲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
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表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
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
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一
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
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
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日子憑何
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
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
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
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
曰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
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
聲前古毒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
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

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臂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

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麼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湖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

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攪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特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

也
倒更切掃刀

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撥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遇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二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清巖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襤褸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

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瞋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曾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

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代云其甲早困也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

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為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為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分五段云更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入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

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遂蹋倒栖當下汗流問僧甚麼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眾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為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麼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

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
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
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
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
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
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
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
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
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為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
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乎上座
侍立不覺齧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

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
曰來陷老觀石便開門揖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
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
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
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
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麀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
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
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
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
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
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僧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
長慶舉似王延彬木傳了乃曰此僧合喚轉師問長慶古人道
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放過

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鵝湖別云諾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入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擯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自齧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

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請見解又曰狼籍不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汗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汗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入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待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湓槃預知師至搯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

其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
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眾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
地何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
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
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
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
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
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
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
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
座眾集定師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
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
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

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
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
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闍王封柑橘
各一顆遺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
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
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
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
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
闍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
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
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
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
途中善爲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

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入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甄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着師曰我問不着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闋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頭上捕瓜壘垂尾脚跟齊

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猶如雪峯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闍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由北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瘡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趁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泊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禱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禱箇甚麼山日子大似箇鐵椀住後雪峯訪師茶

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
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
與峯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
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帥彥禪師聞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
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
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未沈生死師遂領悟便
禮拜頭每與語徵疇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
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燠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

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
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
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岩頭云苦哉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

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

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岩沙云有何言句示徒

住云已還化也沙云而師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

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

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

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

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甚麼合

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

曰排不出曰為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

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各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媪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叫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闔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疑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

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踈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

采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譚伊至秋朝觀師特為辦
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譚語恐和尚問著僧
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軫
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
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
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
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趨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
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
詩問白鶴銜苦挑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
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枕觀彌
猴曰將此充糧食師曰如何劍牖牖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
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
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為

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上堂集眾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
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
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
曰額上珠為何不見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
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
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巖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
似眾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
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
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
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捨瓦礫作麼

雪峯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
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弃舟投芙蓉
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纒接氣常終日
冥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
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
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
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
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
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
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

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
沉建立垂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
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
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
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
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
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
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
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
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
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
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
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

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驚。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過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竟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

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為。意度建立。垂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越讀古因切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

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
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
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
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
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
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
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
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
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
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
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
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
覺妄為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

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
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
願麼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
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
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
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
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
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是
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跼
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入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
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太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
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
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由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

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
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汝還
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
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
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
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由主宰但識取汝祕密
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
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
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
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
光所現直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
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
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
他向五蘊身由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
到來眼目講^切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
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
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群
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
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
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
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
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
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
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把銜鐵負鞍確擣磨

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
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
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
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
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
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
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
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眾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
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
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台點曰。還見麼。曰。見。
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師
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甚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
盡有。庵主為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

峯。次有二僧從階下過。峯曰。此二人堪為種草。師曰。某甲不與
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
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
不許攜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
聽。南際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
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
辛苦。作麼。雪峯普請。龔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眾曰。看看以
刀芟為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眾愕然。峯曰。俊哉。侍
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
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
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
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文。古鏡闊一文。師指火爐曰。火爐
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

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
學徒餘八百宰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
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
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
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
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
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
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
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天不易須是善
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純舉
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

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
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
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
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
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
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
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
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
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
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
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
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

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
 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闍王送師上船師扣船
 召曰大主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不
 因和尚不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
 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
 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師垂語曰諸方老宿
 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
 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
 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
 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
 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
 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法
 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
 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
 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
 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控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
 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
 是患瘧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
 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
 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
 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
 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
 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
 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
 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
 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
 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問古人皆以瞬視接
 人未審和尚以何接入師曰我不以瞬視接入曰學人為甚道
 不得師曰甬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慧麼道甚奇問凡

有言句盡落襖襪不落襖襪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為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為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教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尚下船玄覺代云和尚終不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太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

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白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愧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木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燈別云今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日更好笑

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揔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去。和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麼。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峯打鼓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

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曰。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云。未學梯時。一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祖師來也。保沒閑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

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疇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訊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訊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

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秋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廷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階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傳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法眼別云大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

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
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
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
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
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
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
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
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
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子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
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

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
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
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
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
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香巖道底一時坐却上堂揔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
曰揔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瑫和尚得師
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
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
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
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云此是誰語云

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
亦不敢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
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叫叫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一僧
曰大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
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
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殼漏子裏法眼別云是那箇師曰夫人崔氏奉道稱練師遣使送衣物
至曰練師今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
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道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
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峯為受業師
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峯以杖
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
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
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
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
向第二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
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
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
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
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乘別
解問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三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射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群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汗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天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為。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

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為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貧行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為有一分。瘡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

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行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龕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龕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龕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龕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

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闍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

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
 那日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贊云徒
 觀紙與墨不是山中入僧問如何是山中入師曰汝試翫掠看
 曰若不點兒幾成翫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
 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
 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
 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
 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問如何是入火
 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
 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
 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
 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
 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

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躡身作短勢僧曰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
 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
 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閩帥奏命服一日示微疾
 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
 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
 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
 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
 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
 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
 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
 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

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
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助
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
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
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闍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
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白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
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
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
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入傳持且佛
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
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吐空二
患旣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天士

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
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
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
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
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_河俗_余無風徒勞展掌曰如
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
別云莫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
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
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
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恪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
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
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叫問如何是
向上關候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

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
 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
 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
 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
 出這死屍着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
 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敲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問僧
 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
 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
 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
 閩帥瞻仰佛像師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師曰鑒即不是
 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本僧問從上宗乘如何
 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耻麼師復
 曰今為諸仁者剝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

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
 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
 被他驀口擲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擲鼓山尋常道
 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
 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
 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
 味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
 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
 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
 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
 打趁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峯之堂
 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眾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

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麼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

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勣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雨雨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這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後鷹俊鷓越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

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末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

師曰茶堂裏賤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

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

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如何是向

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

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

一點師曰不點曰為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

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

問僧繇為甚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

何為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

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冊

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忞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親黨強

啖以枯魚隨即嗚噉劣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

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

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

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

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

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恁麼為別有

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

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

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

師曰道忞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

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

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怱布衲普請次雪峯
舉爲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
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怱鋤地去師
再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
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峯便
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
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
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
清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瞻
屢擊難之退謂入曰怱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
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
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入怪笑師曰也是
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峯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峯師曰放

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
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
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
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
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
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
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
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怱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
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
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
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
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

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為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鑿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王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廼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

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表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

等明機雙扣為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
問十二時中以何為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
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
柰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
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
學人即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
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
走人便是籠人學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
當門齒落上堂眾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眾動著也二十棒不
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爐中曰如何
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眼別云有僧引一童子到曰
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
師啜了過盞盞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
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契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
生特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
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
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柰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
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
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陟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日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搗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首。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

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躡。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

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
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為甚麼道
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聽却汝曰
如何是殺人力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鏑如何知音師曰驢
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為甚麼如此師曰
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
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
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
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居正位稜曰為汝恁麼來
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
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太眾一時散去得
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眾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上堂募道

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
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
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
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
前作禮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
我在雪峯遭他下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眾夜參後下堂師召大眾眾回首師
曰看月眾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眾無對問古人道毗
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
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
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為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白請師指示

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
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
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
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
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
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
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
師乃拊掌矚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齧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
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
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

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
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
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夫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
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
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
向禪牀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
便躡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
堂始得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
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
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
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
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擎頭曰這師僧得恁麼
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

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柰何曰爲甚麼不柰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

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百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念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行見芋葉

動拳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拳曰是泔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依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

福州僊宗院行瑄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弁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為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貧

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求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作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峯禮拜次拳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問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土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頭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眾堂中祖一臍釘簾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也今日眾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為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鼎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闍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跣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朱那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蟻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

何師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柰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斧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不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字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入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歎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

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懋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懋鶴師以兩手鬪云鶉鳩鳩風云鶴喚一聲喧字寅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群雞莫謂報知時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

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切切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灤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求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

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

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
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
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伐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
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捏捏從今已去更
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各聞宇
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
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
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
師聞乃趨裝而邁初至雪峯禪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
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
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
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

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
日衆僧晚參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
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
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
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
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
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
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
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
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
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
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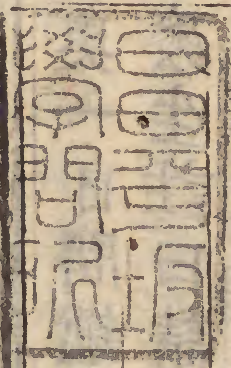
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三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



...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

... (Large blank area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a flyleaf or separator page) ...

